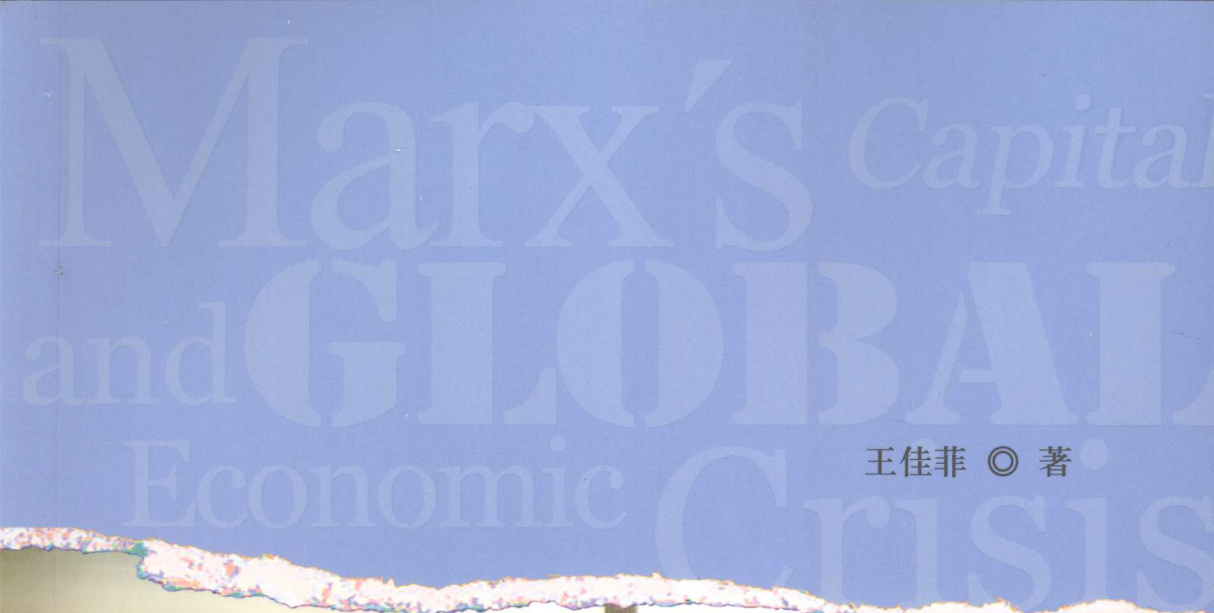




王佳菲 ◎ 著

揭开经济危机 的底牌

—— 透过《资本论》看新危机时代

读《资本论》破译经济危机密码
深入浅出 穿透迷雾还原真实

新 华 出 版 社

Marx's Capital
and GLOBAL
Economic Crisis

揭开经济危机 的底牌

——透过《资本论》看新危机时代

王佳菲 ◎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揭开经济危机的底牌：透过《资本论》看新危机时代 / 王佳菲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1

ISBN 978 - 7 - 5011 - 9084 - 3

I. ①揭… II. ①王… III. ①经济危机—研究—世界 IV. ①F113.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4613 号

揭开经济危机的底牌——透过《资本论》看新危机时代

责任编辑：李东璘

装帧设计：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mm × 960mm 1/16

印 张：12.75

字 数：19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11 - 9084 - 3

定 价：23.00 元

温馨提示：本社“新华版短信书友会”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13651277005

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xhchzx@163.com

购书热线：010 -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 -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 - 63073969

代 序

关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犹如海啸一般席卷了全球，震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牵连。有人惊呼，这是继 1929—1933 年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面对着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全世界议论纷纷。我想，至少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 研究和分析世界金融危机问题

有人提出，《资本论》讲的是 19 世纪资本主义的事情，今天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已经不适用了、过时了。毫无疑问，与 19 世纪相比，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榨取剩余价值，使资本无限增殖。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他追逐利润是不择手段的。只要是资产阶级私有制，这种无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的贪婪本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正是这种本质使得经济危机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马克思以后，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深刻地研究了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所出现的新情况，阐明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有一段时间，我国某些

学者对这些论断采取嘲笑的态度，至少认为这些论断说过头了，所谓“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等成为常见的说法。然而事实证明，列宁这些论断抓住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

这方面的材料很多，就美国国内的情况来看，2000—2005年，美国经济增长了12%，劳动生产力提高了17%，而工人的每小时平均工资只增长了3%，3/4的美国人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美国的收入差距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全部财富的38%，而占人口40%的人只拥有财富的1%。得克萨斯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加尔布雷思把美国称之为“掠食者”的社会，说美国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掠食”，美国已经落入一个富裕的、控制着政府的“掠食者”阶级手中，他们掠走了应当属于劳动阶级的成果。在这个“掠食者”阶级内部，金融精英是最冷酷、最有影响力的一群人，他们通过复杂的金融机制，通过信贷、债务杠杆、收购和兼并，获得了巨额收益，而工薪阶级和农民生产的价值却变成了投机性金融工具的基础。

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一件坏事，它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但从另一方面说，它又是一件好事，因为危机使人们的头脑清醒了，进一步认清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一度使得人们怀疑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资本主义是不是必然灭亡的话，那么，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粉碎了资本主义永远不朽的神话，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危机？对这个问题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许多学者为资本主义如何摆脱经济危机出谋划策，仿佛只要采取他们的主张，资本主义就可以安然无恙。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一种偶然的、暂时的现象，只要纠正一些偏差就可以避免。但事实上，经济危机是资本主

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构成了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条件下，社会生产各个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整个社会的经济已经联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由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和对生产进行统一的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生产各个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保持协调的比例关系，从而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的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归他们私人占有，服从他们攫取剩余价值的贪婪目的，整个社会的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样，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必然引起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必然会出现比例失调。当这种比例失调现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还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没有限度的，而外部的竞争压力也促使他们必须不断改进技术和扩大生产规模。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客观上存在一种不顾市场规模而盲目提高生产能力和扩大生产规模的趋势，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创造了条件。但与此并存的却是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趋势。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总是尽量加强对工人的剥削，降低他们的工资。此外，资本家还利用大生产的优越地位，不断排挤和剥夺中小生产者，使他们日益贫困和破产。资本主义把广大劳动人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当相对缩小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同无限扩大的生产发生矛盾的时候，资产阶级又提倡“寅吃卯粮”，鼓励他们未来的收入来进行当前的消费，结果矛盾非但没有解决，相反越积越多。一旦若干重要商品由于群众无力购买或群众无力偿还贷款，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就遭到猛烈的破坏，普遍性的经济危机就会爆发。

每一次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它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伴侣。

有人认为，缺乏信心是造成危机的原因，只要有信心就可以克服危机。谈到危机与信心的关系，要区分两种情况。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危机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今天出现的经济困难是由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这种外部因素波及的，必须树立摆脱暂时经济困难的信心；但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与有没有信心没有关系。说危机是由缺乏信心造成的，这并不是什么新鲜观点，早在 19 世纪中叶英国庸俗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就持有这样的看法。他在《信用循环与商业恐慌之来源》中说：“商业恐慌的病根，并非钱袋问题，乃是心境问题。”但是信心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丧失的呢？据他说，在复苏阶段，资本家的心情普遍乐观，于是引起了过分投机，而投机过分必然遭到失败，这就引起了普遍悲观，因而爆发了危机。这种说法把因果关系颠倒了：正是周期性经济活动中的高涨与衰退决定了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的产生与消失，而不是相反。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人们心情的沮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深危机，但从根本上说心情沮丧只不过是当时市场混乱和利润低落的反映，是危机所造成的心理现象，而不是危机的原因。

有人认为，危机是华尔街决策者贪婪、腐败的本性引起的决策失误导致的，这些人应该对金融海啸负责。毫无疑问，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华尔街的决策者为了追逐最大限度利润，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兴风作浪，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理应受到谴责。但是，华尔街的决策者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仅仅是个人品质的反映，而是资本本性的表现。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是没有界限的，越多越好，其信条是“哪怕死后洪水滔天”也在所不惜。要他们改变这种本性是做不到的，希望他们从此改恶从善、放弃贪婪，那是缘木求鱼。要根除经济危机这样的痼疾，唯一的办法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有人提出，危机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新自由主义的泛滥的确使得危机大大加深了，连美国一些学者也在谴责新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格林斯潘，指出“华尔街被自己标榜的新自由主义搞成如此的狼狈不堪”，“不能毫无批判便相信市场的魔法”，“经

济学教科书应该重写”。法国总统萨科齐也说，“市场万能、不需要任何规则和政治干预”的观点是“疯狂”的。他们寄希望于推行凯恩斯主义，通过国家干预来克服危机。然而新自由主义只是危机得以加深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危机的根源。因而就消灭危机而言，采取凯恩斯主义是无济于事的。在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曾交替使用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往往是在繁荣时期就采用放任市场自发地发挥作用的自由主义（包括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危机时期就采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没有能够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能拯救资本主义。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大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曾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普遍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许多人以为找到了防止和克服经济危机的灵丹妙方。但是实践表明，这一药方并不灵验，进入20世纪70年代，又普遍出现“滞胀”现象，无法解决，因而不得不转而实行自由主义政策。时至今日，危机爆发，又想拾起凯恩斯主义这一破产了的工具来对付危机。这一套并没有多大用处，最多只是缓和一下矛盾，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消灭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制度，不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任何政策都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能祛除病根。

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才能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

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追逐利润，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同时各个部门和企业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可以自觉地有计划地保持平衡，克服盲目的无政府状态，保证各个部门按比例发展。因而从理论上讲，不会发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存在了约70年，我们可以指出他们经济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生产过剩性质的经济危机。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时期，苏联不仅没有跟着出现危机，也没有受到多大的消极影响，相反，他们利用时机，通过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

的贸易来往，取得了大量的设备和技术，促进了五年计划的建设。当时的苏联经济迅速发展、工人充分就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下滑、工人大量失业、设备闲置、产品积压的萧条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吸引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目光。

我国自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曾经出现过商品短缺，但也没有发生过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我们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会对我国产生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影响是外面输入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内部产生的。就拿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来说，毫无疑问，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很大，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的金融投资缩水，造成一定的损失；二是由于出口需求萎缩，出口企业减产、停产，工人减薪甚至失业，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一定影响。但是我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我国银行业运转基本正常，不良资产率比较低，赢利情况良好。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普遍下降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仍能保持8%的增长率，在世界上可谓一枝独秀。

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亦存在产生危机的潜在因素，不能盲目乐观。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我国的经济工作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一致，部门之间比例关系协调，生产适应消费的需要。一旦出现外部的不可抗拒的影响，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迅速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如果经济决策中出现重大失误，破坏了经济的平衡，那也有可能发生危机。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为避免危机提供了制度保障，要把这种优越性变为现实，还需要做大量艰苦的、符合客观规律的工作。

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既有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又有与之共同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只有保证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我们才能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存的条件下，有效地避免经济危机。

世界金融危机用严酷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除此之外，金融危机还对我国的具体经济工作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防止出现依附资本主义世界的现象；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实体经济上，努力使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要，等等。

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许多人正在思考出路何在。在欧洲，人们的眼光转向马克思，《资本论》重新成为畅销书。德国工人举行反危机游行时，提出的口号是：“危机是资本主义造成的，我们不应为此埋单”“《资本论》是正确的”等。显然，摆脱经济危机的唯一出路是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而从根本上克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09 年 12 月

导 言

我们为什么益发需要倾听《资本论》

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马克思，1867年《资本论》第1版序言

人们憧憬的繁荣时期将不再来临；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这些预兆又消失了。而每一个冬天的来临都重新提出这一重大问题：“怎样对待失业者？”；虽然失业人数年复一年地增加，却没有人解答这个问题；失业者再也忍受不下去，而要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几乎指日可待了。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

——恩格斯，1886年《资本论》英文版序言

现在马克思的魅力正在飞速增加。

——《汉堡晚报》，2008年发表评论

美国次贷危机不可遏制地蔓延为全球性经济危机，向世界再次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理论的真理性和真理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2009年撰文

在一片恐慌与悲观的气氛中，中国经济金融的稳定更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有人想从《资本论》中寻求答案，看看中国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讲了些什么，马克思是怎样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中国为什么能成为发展

中国国家中的新秀。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2008 年首届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

金融危机“捧热”《资本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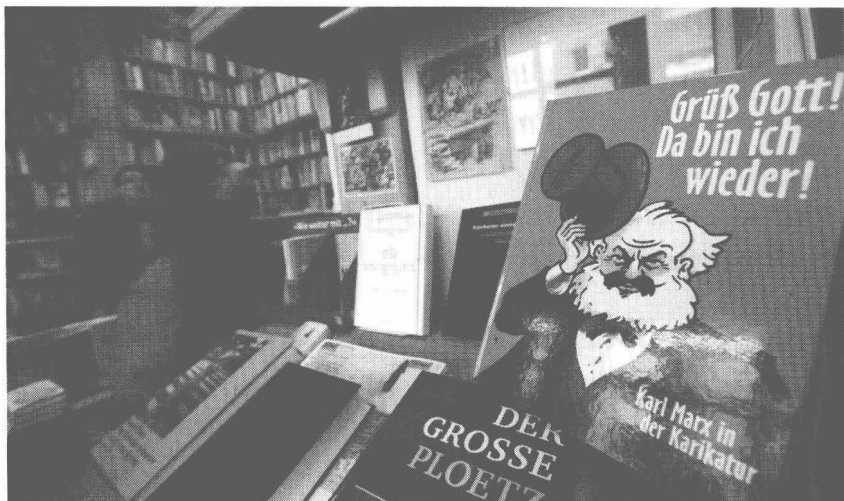
“雷声千嶂落，雨色万峰来。”金融海啸，经济萧条，恐慌，衰退，失业，破产，危机，冬天……两年来，我们的地球就被笼罩在这样的灰暗气氛当中，不同的语言在重复着同样的词汇，变幻的季节在见证着经年的寒冻。

已经演化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美国金融危机，又一次无情地拷问着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金融体系，嘲弄着新自由主义的幸福诺言，令西方主流经济理论陷入尴尬，也又一次拂去了积落在《资本论》上面的些许尘埃，使其再现出璀璨的理论光芒与现实价值。在经历长时间的沉寂之后，这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鸿篇巨著重新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在欧洲、日本等多个国家持续热销。

重读《资本论》的不仅有各国的研究人员和学者，还有银行家、经理和政要人物。据多家媒体报道，在马克思的故乡，影响力逐步扩大的德国左翼党领袖拉方丹是马克思的坚定信徒；因为金融危机而焦头烂额的德国现任财长施泰因布吕克正在阅读《资本论》，甚至成了马克思的“粉丝”；《汉堡晚报》则评论说：“现在马克思的魅力正在飞速增加。”法国总统萨科齐加入了研读《资本论》的行列，甚至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也发表评价说：“长久以前，马克思就窥探到了资本主义的运转之道。”日本于 2008 年岁末推出的根据《资本论》改编的漫画，成为最炙手可热的新年礼物，首印的 2.5 万册上市不过 10 天便已售罄。

越来越多的青年一代正在满怀热情地尝试走近这位一百多年前的伟大思想家。从 2008 年 10 月开始，《资本论》重新进入了德国大学课堂，在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波恩大学等 31 所著名高校的讲堂里，又一次传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声音。新一代的德国大学生认真研读这部马克思的经

典著作，思考着理解眼前金融危机和走出危机的办法。^①



据多家媒体报道，受金融危机影响，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在德国重新畅销。图为两名顾客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卡尔·马克思书店”选购书籍。（新华社稿）

《资本论》的销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英国媒体开玩笑称，如果马克思还在世的话，《资本论》的巨额版税收入会让他轻松进入福布斯富豪榜。^②

老皇历还是常青树：《资本论》的不衰魅力

金融危机的彻骨寒风中，《资本论》热销，马克思“火”了。那么，《资本论》到底是一部怎样的奇书，它是如何看待经济危机的？问世以来历经了一百多年沧桑，它还能否解答 21 世纪的难题？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两年多之后的今天，“《资本论》热”会不会随着经济的回暖而逐渐冷却？

^① 吴筠．助读金融危机《资本论》重登德国大学课堂．文汇报，2008-11-04

^② 金融危机令《资本论》热销 马克思“火”了．新华网，2008-10-20

《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心血浇铸成的一部光辉灿烂的科学巨著，是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文献。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深刻阐述了劳动价值论，创立了剩余价值论，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及其内在矛盾，以数学般的准确性证明这一矛盾发展的方向必然引导到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向共产主义制度过渡，从而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9月14日在汉堡正式出版，其余各卷在马克思1883年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出版。它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对人类的历史发挥巨大影响，这种影响迄今为止仍然在持续着，并且还将持续下去。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因而是必然到来并周期发作的。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如何孕育、产生、发展、激化、爆发，客观上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本质根源、具体原因、表现形式、作用影响、发展趋势等等，这一系列洞见贯穿于整部《资本论》当中。例如，关于经济危机的形成机制，马克思认为，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信用体系而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信用的伸缩只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各阶段更替的征兆，所以“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的这种单纯的征状，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①。另一方面，信用对危机又会起到加速和强化作用，以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② 这些论述无疑在启示着我们，必须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演化与当代信用制度的发展变化二者结合起来分析，才能全面地理解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根源，以及其具体诱因和新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绝不仅仅是19世纪历史的见证人，也始终是伴随真理前行的预见

① 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1）：730

② 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3）：499~500

者。他早就洞悉了资本主义进步作用中包含的历史过渡性，对各类经济危机的病灶与症状了然于胸。翻开《资本论》，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的许多话就像是今天刚刚写成的或是写给今天的，它绝不是一本泛黄的、迂腐的、不合时宜的“老皇历”，而是一株时时焕发生命力、魅力依旧的“常青树”。

举个简单的例子，马克思在分析1857年英国经济危机时曾明确地说过，危机“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①。同样，今天的美国金融危机也并不是美联储多增发些美元、政府多购买些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就能解决的。正如大家看到的，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首先通过注资向金融机构伸出了援手，由美联储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或是政府通过购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优先股权向金融市场注入资金，改善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注资或许能暂时避免金融市场中因资金链条断裂而引起的连锁倒闭风潮，不过，由注资活动之频繁我们也大抵知道，规模空前的“输血”并没有带来金融体系“造血”功能的恢复。

毫无疑问，《资本论》无愧为一部伟大的传世之作，虽已历经百余年风雨，但在今天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理论光芒和穿越历史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观察与应对当前西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有力武器。这是因为，无论经济社会发展到现在呈现出多少光怪陆离的表象，只要剥除形形色色的外衣，经济危机的本质规律就依然逃不出《资本论》的剧本。无论资本主义如何“与时俱进”，只要劳动力仍然是商品，只要雇佣劳动制度仍然存在，剩余价值理论就会一直独放异彩。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资本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这也就无怪乎在经济危机如同瘟疫一样四处蔓延、散布恐慌之际，《资本论》能像救赎的真言一般在西方畅销了。

如今，大洋彼岸次贷风暴卷起的最初惊惧已时隔两年有余、渐行渐远，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发展轨迹日益清晰，大部分损失似乎已浮出水面，经济复苏的迹象在一些人眼中若隐若现。这些并不意味着“《资本论》热”即将

^① 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3）：555

淡却；恰恰相反，此时我们仍然并且益发需要倾听马克思，仍然并且益发需要研读《资本论》。

至少，事实上危机远未结束。我们必须清楚这是一场以金融危机为先兆的经济危机。作为金融危机，遭受重创的金融机构时刻也没有忘记，它们只有继续“绕过生产过程来赚钱”，取道虚拟经济的跃升而东山再起；作为经济危机，只要实体经济还没有恢复元气，萧条的阴影就不会被驱散。当前，西方国家资本市场时不时呈现活跃气氛，存活下来的金融机构大多已经缓过气来度过危险期，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为恢复金融通秩序、支持实体经济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是，由于实业投资的信心还未恢复，许多沉淀着的资本宁愿先在金融投资上小试身手，而不愿立即进行长期的项目投资谋求利润。然而，谁能保证那些“金融大鳄”不是借此机会再捞一笔呢？如果金融机构借启动新一轮击鼓传花游戏给自己解套，如果那些冲入金融市场的资本再次折戟沉沙，那么，将来实体产业由于缺乏投资，其恢复日程就更要向后推迟了。长远来看，只有美国的就业情况切实得到改善，才能说明其国内的再生产在逐步恢复。更何况，“日本投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重新打造出新的引擎将颇费时日。

只要危机还在，就有反危机的应对措施存在，而衡量或是制定各类对策的前提是要真正理解这场危机。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用凯恩斯主义措施，对濒临破产的金融体系进行“救助”，为资本主义寻找出路。但是，这些政策都显现出其固有的局限性。例如，2008年10月之前，美联储为增加市场流动性进行了密集降息和频繁注资，可是持续的流动性恐慌和经济低迷却挥之不去。对此，有人以西方经济学中的“流动性陷阱”概念加以现象上的描述。实际上，《资本论》中对此有着深刻的分析：“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要“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此时，“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坚硬的货

币”，出现“货币荒”。^①可以说，只要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机制没有恢复正常，市场参与者就会要求将观念中的货币转变成现实的货币，这个庞大的货币数目绝非美联储注入的流动性所能满足。难怪增加货币投放的扩张性政策只是暂时“输血”而无法迅速“止血”，治标不治本。同样，我们也可以据此预测，一旦支付的机制逐渐恢复正常，则根据马克思关于货币流通和纸币流通的规律，反危机时期注入的流动性将摇身一变，由润泽甘露化为泛滥洪水，制造出庞大的通货膨胀。

就算最难挨的日子已经过去，还会有经济危机后期、后危机时期以及下一次危机周期。全球经济何时走出低谷，目前尚看不到明确的时间表。或许将来某一天，终于可以捕捉到复苏的气息，那也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松一口气。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成为一种频繁发作的常态现象，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仅依靠当前的风险防范措施就能一劳永逸，必须将其视为长期发展的固有环境来思考动态的、积极的应对策略。我们依然任重道远，依然需要《资本论》的指引。

哪怕我们直到这个时候才想到转向《资本论》求助，那也没有关系，事不宜迟，现在就翻开它，去探寻你所渴望了解的经济危机之谜。

追问“为什么”：透过《资本论》看当前经济危机

如果说《资本论》是一部论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百科全书和经典教材，那么此次金融危机就是它最精彩的一个当代范例。事件星罗棋布，情节跌宕起伏，角色错综复杂，处处疑窦丛生。

——多少个“为什么”迎面而来！

为什么人类会遭受经济危机的反复侵扰？

为什么号称最自由最民主、市场制度最完备的美国成为这场风暴的发源地？

为什么美国会打开次贷及其衍生品的“潘多拉魔盒”？是美式消费文化的

^① 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1）：161～162